



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破解 《达·芬奇密码》

[美] 达雷尔·博克 / 著 朱振武 周元晓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破解《达·芬奇密码》

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美〕达雷尔·博克 Darrell Bock / 著
朱振武 周元晓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解《达·芬奇密码》/(美)博克(Bock, D.)著;
朱振武,周元晓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2005.1重印)
书名原文: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ISBN 7-5327-3580-X

I. 破... II. ①博... ②朱... ③周... III. 长篇小
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040 号

Darrell Bock

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Copyright © Darrell Bock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rrell Bock through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and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596号

破解《达·芬奇密码》[美]达雷尔·博克/著 朱振武 周元晓/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1 字数 120,000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网址: www.yiwen.com.cn	印数:20,201—35,200 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ISBN 7-5327-3580-X/I·2050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定价: 1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序

千百万认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教义的人都相信只有一个神，即宇宙的创造者（《创世记》1:1-2:24）。他们更相信《新约》所说“世上的”女人和男人都背离了他们的创造者。这样，罪孽便进入了世界（《创世记》3:1-11:32；《罗马人书》5:12）。然而，神是如此爱世人，他把自己的独子赐予世人（《约翰福音》3:16）。这个灵魂先在的神子凭借人的肉身开始进入人类的故事（《约翰福音》1:14）。有趣的是，《新约》在讲述故事的发端时，并不是开篇就同样强调这一点，只有《约翰福音》明确地断言了耶稣的灵魂先存。《马可福音》并没有暗示耶稣就是先在之子的化身，《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2）和《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讲述了一个人的诞生，然而，这是因上帝之灵而来的。只有《约翰福音》讲述耶稣开始进入人类

故事的时候才将其视为上帝的道成肉身，而道在太初之始就与上帝同在了（《约翰福音》1:1-2:14）。

纵览《新约》，从《保罗书》到《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以及一些不太有名的文献，诸如《彼得前书》和雅各的书信，许多类似的故事都讲述了拿撒勒的耶稣的行为，他为人类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回归爱与和平，与上帝同在，在人类历史完结之时回到上帝身边。基督徒们延续了对历史的犹太式的理解，他们相信上帝一开始就已安排好一切，同样的秩序和美也将会在世界的末日被重建起来。但在中途，在《创世记》所叙述的最初的天堂和贯穿新旧约的对未来福祉的许诺之间，秩序被改变了。根据《新约》和所有后来的基督教教义，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产生了一个“新的创世记”。人类再也不必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才恢复上帝的秩序。由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生命和自由焕发出一种新意，这在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接受洗礼，皈依救世主耶稣，成为一个有信仰的团体的一员，这就预示着上帝的允诺，信徒们生活在一种愉快的紧张中，一边是耶稣的生命、教导、死亡和复活带来的“现世”的赠与，一边是上帝对于最后福祉的允诺带来的持久的希望。

当然，这个基督信仰的中心论点有多种表达。就拿“故事”这个词最好的一方面来说，这个基督教故事（对上

帝行为的记述，它并不能指望穷尽事实，然而却通过叙述成为真理的见证)对千百万人来说，是信仰、爱和希望的源泉。然而，一些为数不多的极其直率的严肃学者，一直试图推翻这种叙述。这些学者大多在重要的学术中心工作，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因为其创始人希望对基督故事进行严肃的反思。破坏基督教传统的企图——表明它不过是骗人的东西，没有事实或者逻辑上的依据——并不新鲜。当代的做法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的学术基础。数十年来，美国的耶稣研讨会都试图建立一种科学的方法，以学术的必然性确立一种关于耶稣其人、启示、死亡和复活的记述。

这不是列举他们方法的地方，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将众人引向了何处。以上大致描绘的基督故事，都以我们称之为权威的福音书为基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然而对耶稣研讨会来说，这些文献受到了早期基督教会神学性质的想象的太多影响，所以这些文献几乎毫无用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就认为这些权威的福音书没有历史根据。对耶稣研讨会及其追随者来说，新鲜的是，企图用一部名为《Q》的猜测性的文献和二世纪时期的《多马福音》来代替传统的福音书。

我们早就知道，这些福音书应该从书架上撤走，我们

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对一部文献的猜测性的重构上,这部文献比《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要早,而且还被这两部书所使用。耶稣研讨会的成员宣称他们能够追溯《Q》成书的历史,包括它的神学倾向,还有它的创作者。他们甚至已经出版了《Q》的异文校勘版。“异文校勘版”的一个新释意由此进入了学术著作。它不再是指在对所有现存版本的批评性阅读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版本,而是一种比较研究,比较学者对一份我们没见过的文献的纷纭说法。《多马福音》反映的是二世纪时基督教的诺斯替^①倾向,仍然被认为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了更多真正的历史传说,而所有那些书都是写于公元 70 至 100 年,是在更早的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如福音书的教义所言,上帝的行为都通过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当我们重新考察耶稣“真正”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他死的时候“真正”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上帝的行为应当暂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在埃及内陆一个名叫纳克—罕玛狄的地方人们发现了诺斯替藏书,这个发现引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在这个发现之前,我们对于诺斯替教的认识来自教会

① 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密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一至三世纪流行于地中海地区。

中占主流的基督教神父，诺斯替教是基督教的一派，兴盛于二世纪至四世纪，表现为多种形式。这些神父的作品批驳诺斯替主义，而批判的武器却是长篇大论地引用诺斯替教经文。现在有了第一手的诺斯替文献（尽管这大都是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科普特文）。这些经文表明对基督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解说，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也有多种多样。这个意义重大、不无裨益的发现值得学者们关注。然而——这一点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以为，上文所描述的受千百万人喜欢的基督故事是由专横的教会权威强加在全体基督徒身上的。换句话说，近两千年来，基督徒们遭受的都是蘑菇待遇。如果你想种蘑菇，你就把它栽在暗处，用垃圾来养就行了。回到更真实的历史层面（耶稣研讨会），承认在最早的几百年内基督教有许多张面孔（这一点在当代教会中并未得到承认——诺斯替教研究），这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会能够和应该是什么样子。千百万人现在的信仰，是他们被用垃圾喂养的结果！

继这些学术活动之后，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面世了。我爱这本书！它掀开了了不起的一页，我在从纽瓦克机场飞往旧金山的途中把这本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然而，我也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大致指出的这些学术性的讨论的背景。布朗在这部小说中提出了进一步的猜测，

几年前一本名为《圣血,圣杯》的书里就提到了这些猜测。它描述了一个源于十字军东征时的秘密行会。这个行会保守着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及她和耶稣关系的秘密。一个新近成立的天主教团体,天主事工会,给这部小说增添了激情、暴力、秘密和腐败的因素。行会确实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崛起的,而且现在都还存在。天主事工会确实是天主教会中一个高度保守的团体,由大主教约翰·保罗三世强力支持。布朗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严肃的研究、对秘密行会活动的猜测、还有天主事工会——构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惊险小说。让人惊讶的是这部书抓住了许多读者的想象。这些读者想知道,这个基督的故事,我前面已经大致讲述过了,是否是纯粹的罗马大帝运用权力以及日渐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对其他声音的强烈镇压的结果。当一本书引起了头版特写文章还上了《新闻周刊》(2003.12)的封面的时候,它就在影响着大众的想象力,引起人们注意。

这些观点实际上不大站得住脚。我很清楚要说的不是什么流行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必须诚实。因此我很高兴能够介绍达雷尔·博克的这本出色的研究著作。这篇前言里提出的问题在书中都得到了很周到的解答。博克教授和我最近才得以谋面。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研究《新约》的清教徒教授。我是美国一所主要的天主教大学的神学

和宗教研究学院院长,也是《新约》研究教授。研究二世纪的诺斯替教的学者们很明智地坚持,必须承认,基督教的许多形式都还存在,并且给世代代的信徒以生命。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单一的神学或教会的“系统”可以穷尽基督故事的丰富性。耶稣开始进入人类的故事,先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然后是《约翰福音》,对于这个故事有不同的讲述,我的简略介绍只是这许多种中的一种,这些不同的表达有程度上的不同。从我的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来看,我很高兴能加入到达雷尔和他的新教传统中去断言《达·芬奇密码》站不住脚,它试图颠覆两千年的基督故事,颠覆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达雷尔·博克博士“破解”了《达·芬奇密码》。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受到此书的直率和坦诚。

弗兰克·J·莫洛尼, S.D.B., 博士

美国天主教大学神学和宗教研究学院院长

凯瑟琳·德雷克塞尔教授

华盛顿特区, 20064

引言

和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一样，我也喜爱好的文学作品。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几个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三两个颇受争议的名人，独特的异域风情，再加上一些源于想象的东西，这些就可以轻松地把我抓住。以娱乐为目的的小说可以唤起人们的想象力，可以带领我们步入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天地。小说也经常通过对我们十分熟悉的现实生活进行加工描写，我们往往会被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吸引。自从荷马于耶稣出生前好几百年在《奥德赛》中描写他那史诗般的海上旅行后，好的故事便基于上面的原因一直吸引着我们。

不过，小说是虚拟的现实，是现实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通过现代科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勾画，而不是按其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这样的作品自然

有其迷人与娱人的功效，但离真正的现实尚有距离。有时，虚拟的现实与现实极为相似，我们很难将之区别开来。弄清小说与现实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当其自称与上帝、与两性以及与宗教信仰的历史相关联的时候则尤为如此。

在本书撰稿之初，这本娱人之作《达·芬奇密码》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之首已达三十五周之久。该书的开宗明义即让我们生出不能苟同之感。书中说到了一个叫做峒山隐修会的秘密社团，其组织成员包括艾萨克·牛顿爵士、画家波提切利（这是我的最爱）、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和列昂纳多·达·芬奇。紧接着该书又提到了天主事工会这样一个天主教组织，并声称这个组织实施洗脑、高压统治和“肉体苦行”的危险修行方法。西方的知识界早在这一行动开始之前即已联合起来反对宗教信仰。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安在了“事实”的名义之下。开宗明义的最后一句话强调了这一点：“本书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写均准确无误。”这一说法像是一个突发奇想的广告，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但同时，这也告诉我们，该书要讲的故事是建立在真实的背景和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但这话在我听来还是有点像虚拟的现实。

因之，我们不禁要问：这部小说及其开宗明义到底有

多少真实性？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结过婚吗？他们有子嗣吗？天主教会是否隐瞒了这一事实，即耶稣由于自称是神，他不得不举“家”逃往法国，以求庇护？圣经是否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与异教徒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后，早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的强权行为的证据？女性在基督教信仰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是否受到压抑？一句话，教会是否在撒谎？

在美国广播公司 2003 年 11 月 3 日播出的特别节目《耶稣、马利亚和达·芬奇》中，《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宣称自己对上面所述都深信不疑。在接受《早安，美国》的采访中，丹·布朗宣称，要是有人请他就上面这些问题写一篇非小说类的东西的话，《达·芬奇密码》中所宣扬的东西，他是不会做任何改动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口口声声地说耶稣结过婚，且有子嗣，只是天主教会在这一问题上说了谎话，隐瞒了耶稣挈妇带雏逃往法国的事实。在这次采访中，丹·布朗又重申了小说中一些人物的观点。他跟黄金时间段的一千五百万电视观众说，他已经由最初持探究态度的怀疑论者变成了一个笃信之人。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起初是一个怀疑论者。在我开始探究《达·芬奇密码》之际，我确实认为我对抹大拉的马利亚、圣血等等相关的各种说法都不敢苟同。现在我成了一个信教者。”

这听起来就像个福音传道者的邀请，他的表白让我们思考这些事情是否确实如此，为什么会有要紧要。《达·芬奇密码》已经不再是一部小说。这是一部乔装的小说，它打着历史真实的招牌，对千百万人所深信的社会风俗和信仰进行吹毛求疵。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我要对《达·芬奇密码》中的几条声明做些考察。作为一名以《新约》为研究对象的教授，我在我们所称之为耶稣学的对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专门研究方面还是个学生。我是个新教徒，但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新教徒或基督教徒的问题，而是一个正确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小说家们一定要严格根据事实来塑造人物，但当上面的话题被以一种娱人的方式写进小说时则有待商榷了。特别是几种概念被编织成一种假说，而这种假说的任何一部分都值得怀疑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人通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时地对某个宗教上的行为事项进行玷污时，这一问题也同样重要。

当然，一味地抱怨也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对这些古老信念和信仰的迷宫进行勘查。争辩的双方可以轻而易举地地下断言，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知道什么以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这部畅销之作还暗示说，这些说法都有新近发现的

史料可依。例如，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提彬，他的手里就握着新近发现的真正记述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以及基督教教会的最初历史的史料。事实上，这部小说中许多精心杜撰的东西都于一九八二年在《圣血，圣杯》一书中说到了，该书的封底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基督有没有可能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有没有可能结过婚，做过父亲，且其血脉犹存？一个世纪前在法国南部发现的那几块羊皮纸有没有可能揭示出基督世界里保守得最好的一个秘密？这几块羊皮纸有没有可能就记载着圣杯之谜的实质性的东西？这些问题听起来都似曾相识吧？这部小说在第253页提到了《圣血，圣杯》这部书，说这是一部“深受欢迎的全球畅销书”。《圣血，圣杯》的护封上印着来自《洛杉矶时报书评》的吹捧性文字：即使不能改变也足以挑战许多传统的基督信仰。像《圣血，圣杯》里的那些问题代表着一系列思想观念，因此，值得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考查。

为什么要对一部小说进行史实考查？

我知道，许多读过《达·芬奇密码》的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圣血，圣杯》这本书的评论者当中，有些人也问我们是否应当重新考虑对基督教的认识。我希望我们不是披上小说的外衣来回答其中的许多问题，而是用

古代的重要文献中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其中的有些问题构成了《达·芬奇密码》创作的基础，而对其他问题，对那些史料淡薄的问题，我则希望能够指出其是否存在的可能性。

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会对一部小说给予如此审慎的历史层面的关注呢？他们说：“毕竟，这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这种观点或许可以作如是解释：“这部小说的作者只是要博得我们大家一晒而已，只不过是把一个能够吸引我们的话题敷衍成一个神秘故事而已。放宽心吧，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本书嘛！”然而，这可不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简单。这部小说所宣称为事实的那些东西，披着小说的“外包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以及这部小说对我们文化的自身理解这样重大话题所进行的处理，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对小说中的那些说法进行评定和鉴别。特别是这部小说的读者对作者所处理的领域都比较陌生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读者们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因为与信仰和上帝有关的话题都至关重要，我们不能任其归入令人费解、自称其小说是信史的“历史”小说的行列。

作为一名专门从事《新约》研究的学者，自从《达·芬奇密码》问世以来，我不断被问到对这部小说中的几个要素的看法的问题。我第一次接触这部小说中的这几个问

题是在 2003 年的夏天,那时,Beliefnet.com 网站的一个记者问我是否愿意与她就抹大拉的马利亚与基督教教会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她正在撰写一篇评定和探讨关于马利亚的一些说法的文章。我接受了采访,就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在电话中和她谈了一个多钟头。当时,我觉得她问的那一系列问题都稀奇古怪,我们都不知道公众会对我们探讨的问题的焦点会作何反响。

但随后,类似的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一个也在学校工作的专门致力于《新约》研究的朋友问了我一组类似的问题,当时我正准备参加由他的教堂发起的一个耶稣专题研讨会。他叫我作好准备回答有关耶稣和《达·芬奇密码》的问题。我在电子邮件中跟他说,我对这部小说并不太了解,只是对小说中的一些说法有些关注。这之后还不到一星期,我又接到了美国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组的邀请,叫我就这部小说中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些说法发表一下看法,同时还邀我为他们的网站从对比的角度撰写一篇评论性的网络新闻。

我这才读起这部小说来,以便根据具体的文本发表评论,而不是只关注我所知道的文本中与《圣经》有关的部分。在这次阅读过程中,我认识到人们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很多,也体会到了这部小说的主旨。我接受了美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撰写了那篇评论性的网络新闻,并且同意